



红红的雨花石

海 啸 著

南 京 出 版 社

序

我怀着十分崇敬与无限爱戴的心情，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，瞻仰敬爱的周总理曾经与美蒋反对派战斗过的地方。这儿的每一件遗物，每一张照片，都闪耀着敬爱的周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。目睹这一切，我激情无限，思绪万千。中共代表团会客室桌子上的一只碗里，放着周恩来同志与邓颖超同志当年从雨花台拣回来的几十颗鲜艳、美丽、朴实、庄严的雨花石，我久久地凝视着、凝视着这些雨花石。那红红的雨花石，使我想起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来。革命烈士的鲜血洒满了雨花台，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。这篇小说里的石小岗，就保留着一颗用革命烈士鲜血染红了的红红的雨花石，凡是听过这颗红红的雨花石的故事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激动得热泪盈眶、热血沸腾的。现在，当我站在梅园新村三十号会客室桌上这碗雨花石前，便不禁又想起石小岗给我讲的那颗红红的雨花石的故事来了。

.....

目 录

序

- 一 除夕的火光 (1)
- 二 难忘的年夜 (14)
- 三 哥哥被逼离家 (28)
- 四 走上社会 (42)
- 五 卖雨花石 (53)
- 六 夫子庙的风波 (64)
- 七 铁窗见英雄 (81)
- 八 雨花台之夜 (94)
- 九 两封血书 (106)

十	到哪儿去找芸	(120)
十一	小岗成了“共产党”	(137)
十二	再见吧,南京	(155)
十三	到了舅舅家	(170)
十四	勇闯扬州城	(183)
十五	“你是新四军吧?”	(199)
十六	掩护冯刚	(212)
十七	冒险送信	(223)
十八	智歼顽敌	(238)
再版后记		(258)

除夕的火光

石小岗到现在还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旧历除夕的事。那天傍晚，他和弟弟小三躺在稻草上，你搂着我，我揽着你，互相依偎呵着热气，在家等爹妈带点粮回来弄晚饭吃。左等右等，不见爹妈回来，肚子越等越饿，身上越等越冷。

小岗为了哄弟弟，摸呀摸呀，从稻草里摸出一颗雨花石来。这雨花石，有婴孩的拳头般大，米黄色的，还是妈妈上次到雨花台拾柴时拣回来的。小三接过雨花石，看了又看，忽然说：“二哥，你看它多像个鸡蛋！”

小岗知道弟弟的肚子饿了，懂事地安慰道：“小三，不要急，爹和妈就要回来了，他们会带回好吃的东西的。”

那时候，他们的家住在南京中华门外，雨花台北，长干桥南一个花子巷里。花子巷是一条百步长的死巷，里面有一块不太大的空地，上面搭了五间又矮又小、半圆形的“滚地龙”^①。靠南面最矮小的一间，便是小岗的家。挨着数过去，第

^① 一种像船篷似的低矮简陋的小屋子。

二户是待小岗最亲的赵阿姨家，第三户是会讲故事的孙大叔家，第四户是比他大一岁的小龙家，第五户是和他最要好的小明家。

小岗家南面有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，像座高山挡在前面，害得小岗家冬天晒不到太阳，夏天吹不到东南风；冷的时候冷得发抖，热的时候热得发昏；天刚傍晚，家里就暗得要点灯了。一盏没有罩儿的洋油^①灯把屋顶上的一块芦席棚熏得黑透黑透。一间小小的房间里住着爹、妈、哥哥、弟弟和小岗五个人，搭了一张铺，搁个烂泥抹的行灶，就只剩下块巴掌大的地方。小岗兄弟三人晚上铺点草睡在当中的地上，早上就得赶快起身把这草铺卷好捆好，腾出地方来做饭。

小岗和弟弟小三等呀等呀，太阳已经从前面陆金桂家三层楼房的屋脊上溜下去了，还不见爹妈回来。

五岁的小三几次跑到门口去看，哭丧着脸说：“二哥，我到街上去看看。”

小岗一把拖住了他，说：“别去，别去，我来唱支歌你听听，好吗？”

爹和妈出门的时候，一再嘱咐过他，要他带领好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小三，防止小三跑到巷口去，被横冲直撞的汽车压着，或者被装出笑脸的人贩子拐走。听妈妈说，小岗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三岁的时候，走到街上，就是被一辆急驶的红头汽车压死的。特别不能忘记的是，那汽车上坐着的就是住在前面楼房里的陆金桂。

^① 解放前石油全靠进口，故称洋油。

小岗才唱了第一句，小三便跟着哼起来，于是小兄弟俩一齐放开嗓子唱起孙大叔编的儿歌：

花子巷，地方小，
穷兄弟，相处好，
不打架，不相吵，
互相帮忙心一条，
只盼日出东方晓，

日子过得要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唱着唱着，只听到“吱吱”两声，从芦席棚里钻出来一只筷子长的大老鼠，“咚”的一声，跳到吊起的一块木板上。木板上放着一只陶泥的大海碗，海碗里有半碗稀饭，那是妈没舍得让小岗和弟弟小三吃，特意留给爹拉车回来吃的。

小岗从小对老鼠有股特别特别的仇恨。他还记得住在他家后面同样的滚地龙里待他最亲的赵阿姨，一次去织云锦的工厂上工，把还没满周岁的小妹妹反锁在房里。谁知道大白天老鼠居然跳到座窝里，把小妹妹的鼻子咬破。小岗听到小妹妹哭得很惨，急忙跑去告诉妈妈，叫妈妈快想法子，把小妹妹抱出来哄哄。妈妈正在碱水里过日子，为人家洗那一年到头也洗不完的脏衣服，一双手泡得又白又皱。她听到后，忙跟着小岗跑到赵阿姨家，摸了摸门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门锁着，进不去，孩子怕的是饿了啊！”晚上，赵阿姨抱着被老鼠咬破鼻子的小妹妹到小岗家来，哭着跟妈妈说了好多话。小岗记得当时插了一句：“妈，我们快养一只猫吧！”他怕老鼠也会咬他弟弟小三的鼻子。妈妈说：“人还养不起，还养猫啊！”从此以后，小岗就恨死了老鼠，认为天下最坏最坏的东西

西就是老鼠。他常学着猫的样子，蹲在老鼠洞边，一动也不动，一蹲就是一顿饭、两顿饭的工夫，等到老鼠一出来，他就猛地扑上去，两手揪住老鼠，有时用力过大，当场就把老鼠给掐死了。不过，有一次，也给他捉住一只活的，灰黑色的毛，尖嘴细腮小眼睛，抓在手里，吱吱地乱叫。他偷了妈纳鞋底用的一根白线绳拴住老鼠的长尾巴，和弟弟两个人在花子巷里拉着跑，嘴里喊道：“打死老鼠，替小妹妹报仇！”一直愁眉苦脸的赵阿姨下班回来看见了，都忍不住朝他们兄弟俩展开了笑容，连小岗爹都夸奖了一句：“我家小岗，比猫还凶！”

现在，小岗看见大老鼠跳在木板上想偷吃稀饭，心里当然有说不出的愤怒和仇恨。这碗稀饭爹吃了还要去拉车挣钱的，小岗和弟弟小三肚子再饿，也不愿吃它，怎能让老鼠偷吃了呢。小岗扑上去就一把逮住了大老鼠的尾巴，大老鼠回过头来咬他，他也没松手，拎起老鼠的尾巴朝地上一摔，摔得它七窍出血昏死过去了。可是木板上那只白底蓝花的陶泥大海碗也被他撞翻，稀饭被撒了一地，大海碗也跌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变成了三大块两小片。

恰好这时候，爹跨进门看见了，一把拧住小岗的耳朵骂道：“你这个败家子，活得不耐烦了，撒了稀饭又摔破碗，看你还吃什么？”的确，这只大海碗是他们家的“传家宝”，听说还是小岗爷爷在世时置下的“产业”，爷爷、奶奶用它讨过饭，现在他们一家人用它吃饭，用它喝水，难怪爹要心疼。

小岗望了望爹，看到爹黑黝黝的脸上一道道汗水，一道道灰尘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小岗红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，

看见那只大老鼠喘过气来想逃跑，他猛地一踩，把它踩成了一团肉酱。

小岗爹是拉黄包车的，车子是车厂的，不管你每天有生意没生意，挣钱多挣钱少，租一天的车就要缴一天的车租；有时生意清淡，一天挣下的钱交完车租费，剩下的钱一升米也量不到，全家只能喝点粥汤。爹喝完了粥汤还得去拉车。大伏天里，脚底板被太阳晒化的柏油烫起泡；腊月里，脚底板又被严寒风冻冻得裂开嘴。爹这么拚死拚活地干，还养不活一家五口人，只好把小岗的哥哥十七岁的大涌送到铁工厂去学手艺，妈妈又帮人家浆洗衣服，挣几个零钱贴补，一家人才算勉强维持下来。

小岗看见爹的一副浓黑的眉毛拧成了两个肉疙瘩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里像要冒出火花，他就知道爹今天准是生意不好，说不定缴完车租费一个钱也没剩下呢。小岗想帮家里一点忙，让爹宽宽心，便走过去央求道：“爹，我已长大了，也会挣钱了，让我去捡垃圾吧！”

穷人也疼自己的孩子啊。爹望了还不满十一岁的小岗一眼，心疼地把小岗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揉着刚才被他拧过的那只小耳朵，疼爱地说道：“你还小，过两年再说吧。”

小岗还想央求……

爹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快领小三去玩吧！”

小岗不作声了，赶紧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领着弟弟规规矩矩坐在门口，团了一块烂泥捏成一个泥人给弟弟玩，五岁的小三拿在手里，却把它捏成一个圆鼓鼓的形状，嚷道：“哥，吃大馒头！”

花子巷的路是没有铺石子的泥地，雨天，泥泞得像锅稠稀饭；晴天，泥块硬得像翻砂厂里的铁骨头。小岗和花子巷里几个小孩，小明呀，小龙呀，还有几个女孩子，成天价在泥里滚、地上爬，他们的玩具，除了雨花石就是烂泥了。

小岗接过弟弟的“大馒头”，气得一用力，把它捏成了一根“油条”。唱道：“只盼日出东方晓，日子过得要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”

妈妈给人送完浆洗好的衣服回到家，一见爹连衣躺在铺上，像生病的样子，她吓了一跳，也没顾得上去抱正向她扑来的小弟弟，连忙走到床边，伸手摸摸爹的额头，着急地问道：“小岗他爹，你哪里不舒服？”

爹听到妈问，一骨碌翻起身，仇恨地说：“唉，今天碰到了陆阎王！”

小岗从爹和妈过去的谈话中知道，这“陆阎王”就是指的前面楼房里住的陆金桂。陆金桂这家伙，肥头胖耳像只猪，肚子滴溜滚圆像只大西瓜。他冬天穿的是羔皮袍、缎子袄，夏天穿的是玄色的绸裤绸褂；整日里口叼烟卷，手托鸟笼跑进跑出。他满嘴的孔孟之道，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的阴谋诡计，男盗女娼。说起话来阴阳怪气的，拖长了尾音，一句话就像一个大磨盘，压得人家气也透不出来。小岗还常在他家窗子底下听到他那嘿嘿的笑声，一听这奸笑声，小岗浑身就会跳出鸡皮疙瘩。陆金桂原来是伪警察局的一个巡官，后来他觉得镇长是个更好的美差肥缺，便四出活动，做了这一镇的镇长。这家伙心狠手辣，对花子巷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也不放过派捐抽税，还时常骂小岗爹和孙大叔、赵阿姨他们是穷鬼，是花

子，住在这里坏了他家的风水。①

小岗听爹说今天碰上陆阎王，顿时一颗心腾地跳得老高，也顾不得和弟弟玩，竖起耳朵听着爹和妈的谈话。

“陆阎王又怎么样？不欠他的捐，不短他的税，怕他什么？”妈火刺刺地说道。妈妈也是一副倔脾气，只要占着理儿，是不肯轻易低头屈服的，总是哇啦哇啦把心里话全掏出来。

爹愤愤地说：“这汉奸奴才，和一个日本人从新街口大三元酒家出来，脸红脖子，酒气熏人，他扶着日本人上了另一部车，自己跳上我的车子，叫我拉他回家。他在车子上跷起二郎腿，得意地说：‘哼，穷鬼们还想造反坐天下？自古以来没见过。石志明，你知道吗，共产党的红军被蒋委员长的一百万大军赶出了江西，现在又被赶到长城外沙漠里去了。嘿嘿，共产党有天大的本领也回不了南方啦！’当时，我没接他的茬儿，一直拉到他家门口，才说了一声：‘下车，给钱！’可是他下了车，没付一个铜子儿就往门里走。我火了，走上去向他讨，他手一甩，说：‘你明天来拿——嗯！’明天是大年初一，我能向他去讨钱吗？再说，听他讲了那个消息，身上的骨头就像散了架，便急急忙忙赶回来了。”

给爹妈一说，小岗才想起今天就要过年了，怪不得镇长的胖儿子穿了件崭新的缎青小马褂，戴了顶毛皮的飞行员帽。两个大眼镜片子在太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光。他在花子巷口神气活现地摆来摆去，一会儿吃橘子，一会儿吃水果糖，还把橘子皮和糖果纸往小岗他们身上扔，说：“喏，给你们这些

① 封建迷信的说法，认为地势选得好，人家会兴旺。

穷小子吃!”当时，小岗就气得用泥巴把他砸跑进小洋房里去了。

这时，小岗又听到爹说道：“他是石头里还想榨出油来的狠心人，你还指望向他讨这笔钱吗!”

妈没等爹说完，就冲到门外，对着三楼的红漆大窗口骂道：“拿了我们的力气钱，快去抓药吃，吃药用不了，再去买棺材，老天爷总要睁睁眼，给这些伤天害理、黑心黑肺黑肚肠的人一些报应吧!”

当时小岗觉得妈骂得真痛快，真解恨，很想也跳出去跟着骂两声，但是，爹思忖了一下，不但把小岗制止住了，还跑到门口喊道：“小岗他娘，回来!骂两声管什么用?等会儿找孙大叔商量商量。”爹遇到难办的事儿，总要和孙大叔商量商量，从那里得一点慰藉和办法。

“怎么，骂两声，还怕他把我们吃掉了?”

“唉，你也是一根不会转弯的直肠子，直来直去就能斗得过人家了吗!”他说着说着，一脚把门口的砖头瓦片踢出老远，为的是排解郁积心头的闷气。

小岗爹长得虎背熊腰，黑黑的四方脸，一脸的连腮胡子，他发火时睁大一双圆溜溜的黑眼睛，叫人看了真有点害怕。小岗看得出，爹叫妈不要发火，其实他的火比妈还要大呢。

妈还是不以为然，眼睛里喷出两股怒火，鼻孔里哼了一下，说：“横竖这年头不得罪他也没法活，得罪他也没法活，我是早就不知道怕的了!”妈说到这里，没有再叫骂，而是摸出洗衣服挣回来的一张角票，拉着小岗的手说：“小岗，跟妈出去一趟，给你爹买点吃的。”

小岗一听高兴了，忙把弟弟搀到屋里，让他坐在草堆上，自己抓了一条千补万纳的破布袋跟着妈走出来。妈是一双“文明脚”^①，走不快，小岗急得不断催促：“妈，快一点，快一点嘛！”

唉，再快也没用。今天是年三十夜，米行大街上的那些粮行都提早打烊，上了窗板关了门，店老板和账房先生正在门后喝酒行令，到哪里还能买到粮啊！小岗跟随着妈妈进了中华门，倒是找到了一两家还开着门的粮行，可是人家不肯收国民党政府才发行的法币，硬要银元、银角和铜板；后来，他们一直跑到中华路的尽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面店，好说歹说才用法币角票买到一斤面粉。买了生面，妈妈就急匆匆往家里赶，小岗却累得掉在后头了。

妈一再回头喊：“快点走回家，你爹要饿坏了，还有你哥哥，今天也要回来过年。”

小岗心里想：一家五口人，今晚和明早两顿饭，只有一斤生面，怎么个吃法啊！越想脚步越重，走路也无力了。

走过中华门外的长干桥，到了米行大街，就听到远处传来哗哗剥剥的一片作响声。小岗抬头一看，只见他家方向的上空，火光冲天，浓烟翻滚，他赶紧向前快跑两步，又看到花子巷口聚集着许多人，人声嘈杂。

妈知道出了事儿，发疯似地喊叫着奔了过去，小岗的一颗心扑腾扑腾扣击着胸膛，像要跳出来似的，攥着面布袋的一只手也直打起哆嗦。小岗一向是胆大没魂的，今天却也颤

^① 妇女过去缠脚后来放大的。

抖起来了。原来他担心的是怕烧了他的家啊！

小岗急急忙忙地赶上前去，只听见前面一片喊叫声、哭骂声，还有不少看热闹的人从他身后往前面挤。突然，他被人一撞，一个趔趄 [lièqie]，手中的面袋挤破，“噗”的一声面粉撒在地上，从来不爱哭的小岗，这时却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哀声高叫道：“这是我家过年的面粉，你们千万不能踩着它啊！”他一边哭一边伸手想将生面抓起来，可是从后面拥过来的人，挤来搽 [sǎng] 去，他哪里能从容的收拢起来，一斤生面早被无数只脚粘踩成黑漆漆的东西了。他伤心地蹲在地上捧着脸哭泣起来。

突然，有一个人拍着他的头说：“小岗，你哭什么？”

他抬头一看，是哥哥大涌从铁工厂回家来了，便呜咽着说道：“我家的面，我家的面……”

大涌哥一脸黑灰，满身油污，顾不得再问什么，连忙挽着小岗的手朝家里跑去。

这时，小岗才看清赵阿姨家的滚地龙被烧成了一簇火团，大火乘着风势越烧越旺，芦席烧得“叭叭”响，毛竹炸得哔剥声不断。火星四处喷射，有几颗发红的火星又窜到小岗家和孙大叔家的屋顶上，顿时，几处地方着火，好几处地方冒起了烟。

爹、妈和孙大叔还有许多好心肠的邻居，用脸盆和木桶里的水往房上浇，有的人在喊：“快拎水来！”“快往那房子上压土！”

小岗尖厉地叫了一声，便冲上去，跟在大人们身后奔跑着，忙碌着，大家折腾了好一阵，总算把火扑灭了。

可是，赵阿姨家的滚地龙却已被烧成一堆灰，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能抢出来。小岗家的滚地龙屋顶被烧掉了，只剩下一个骨架子。孙大叔家也被烧去了一半。花子巷里到处是黑灰焦烟在飘扬，地上到处是黑泥污水在流动，一片大人哭小孩叫的凄惨声。附近的邻居和好心肠的行人，也都摇头叹气，有的说：“越是穷，越是多灾难。”有的说：“听说这火是陆镇长家放的，狗娘养的，他就是做这种伤天害理缺德事。”

正在这时，巷子口响起救火车的紧张、急促的警铃声，被火熏红了脸的孙大叔，停止了扒东西，抬起头朝巷子口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活见鬼，火烧的时候它不来，等到救熄了火，它却来放马后炮了！”

提到放炮，小岗立即听到了“乒乓”的鞭炮声，循着声音望过去，他看见前面小洋房的二楼窗口里露出一个戴飞行员帽的胖脑袋，抓着一个点燃的大爆竹正准备往他们的房子上扔。这下子，小岗恍然大悟了，原来刚才的火就是陆阎王家放的。他恨得咬牙切齿，跺脚骂道：“小杂种，你有种就下来，我不把你撕成两半不姓石！”

突然，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小岗的身后传来。他回过头去一看，见是赵阿姨抱着烧焦的小妹妹走了过来。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头发一直披到眼睫毛上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人，两行眼泪顺着鼻子两旁往下淌，哭也哭不出声音来了。小岗看着看着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似地滚落下来。

赵阿姨真可怜。她丈夫在花子巷时，陆金桂要撵〔niǎn〕大家搬家，他带头出来和陆金桂评理，说得陆金桂无理对答，

眨巴着眼说“过两天再和你论理”。谁知过了两天，陆金桂竟栽赃害人，诬陷赵大叔是眼线^①，把赵大叔抓去警察局毒打一顿，就武装押送到徐州大煤矿做苦力了。可是半年多，信没有见一封，钱没见一个，有人说煤矿瓦斯爆炸，赵大叔被压死在煤矿里了。可是赵阿姨不相信，她带着小妹妹还在盼着大叔。生活没有办法，她就去织云绵的工厂做工，没想到上次小妹妹的鼻子被老鼠咬破，今天，陆金桂家扔来爆竹，又把她的家烧个精光，小妹妹被烧成了个焦人儿。

看到这情景，花子巷没有一个不同情她，没有一个不指着小洋房叫骂的。小龙的爹骂道：“狗娘养的，做出这种祸害人的事，将来总没有好死的！”小明的妈和小岗的妈骂得更粗了，只有孙大叔鼻孔里哼了两声说：“哼，看他能横行多久！总有那么一天……”当时，小岗还不懂孙大叔话里的意思，呆呆地瞅着他，还认为他骂得不过瘾呢。

这时，赵阿姨突然把烧焦了的小妹妹往小岗妈手里一塞，拎起一把菜刀，飞快地向巷口跑去，大声地叫骂道：“陆阎王呀陆阎王，你一直变着法儿坑我们，害我们，不让我们穷人的生活，我也豁出来了，今天就要叫你吃不成饭！”

看到赵阿姨这么勇敢，小岗心里实在振奋，捏紧小拳头放开脚步追上去，想去帮赵阿姨一点忙。孙大叔和小岗爹他们也在追，嘴里喊着：“回来，回来！”还要夺她手里的菜刀。

还没赶上，两个戴大盖帽的黑警察把赵阿姨截住了，他们举起白棍子朝赵阿姨头上猛击一记，赵阿姨立即倒了下去。

^① 过去为土匪送情报做内应的叫“眼线”。

孙大叔和小岗爹两个人想把她扶起来，两个黑警察推开孙大叔和小岗爹，就把她架走了。

这些黑警察真不是东西，镇长陆金桂家点燃爆竹往小岗和赵阿姨家房上扔，他们却不管不问，现在赵阿姨想去和陆金桂进行评理，他们就凶神恶煞似地来管来问，还把捉走。看到这般不讲理的事情，小岗心里充满怒火，他虽不完全明白陆金桂同赵阿姨家的宿仇，可眼前陆金桂家对穷苦人家的欺压，他可是身受了。他望着黑狗子^①拖走赵阿姨的去向，和花子巷里几个小朋友叫着、骂着“快去吃枪子儿吧！黑狗子！”哀喊着“赵阿姨，赵阿姨”追到巷子口时，红头汽车已经“嘟”的开跑了。

^①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穿黑制服，群众仇恨，故叫黑狗子。